

母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

□ 石顺和

时光荏苒，母亲已走过93个春秋。往年，一入冬，就是母亲最有盼头的日子，因为冬去春来，母亲最疼爱的小儿子在春节时就能从千里之外回家团圆了。但今年不同，因母亲得了阿兹海默症，她已无法和亲人沟通交流了。每当想起母亲现在的样子，就感到无比的心酸和惆怅，但转念一想也有些欣慰，毕竟母亲还生活在我们身边，应该高兴面对才是。

母亲生活在乐亭县乡下，智慧勤劳、淳朴善良、和蔼可亲，深爱着自己的儿女。每次和母亲见面，最想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，特别是讲我小时候的调皮糗事。如今，母子已无法与人交流，我只能独自回味母爱的甘甜与芬芳。

儿时的一年冬天，我刚懵懂

记事，村里放了一场电影，阿尔巴尼亚影片《宁死不屈》。当时，村里文化娱乐活动很少，看一场电影就是全村人的一场精神盛宴。母亲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，抱着我看了这场电影。谁想到，海滨之夜，不光有星光璀璨的美丽，更有凛冽刺骨的寒风。第二天我发烧40度，得了急性肺炎。母亲既心急又自责，急忙找来赤脚医生，打了一周的针才治好了我的病。这件事对母亲打击很大，从此，母亲没再看过一场露天电影。

上高中了，我每天早起骑自行车10里路赶往镇中学。一年四季，无论三伏酷暑还是数九严寒，母亲都提前起床，为我烧锅做饭。闲暇时母亲喜欢和邻居们玩“游”和“纸牌”，纸牌有108张，分别代表水浒传中108个人物，玩法和搓麻将类似。一天晚上，母亲玩纸牌时天突降大雨，干柴全湿了，

没有干柴烧锅做饭，第二天早上我只好饿着肚子去上学。这件事母亲非常内疚，从此，在我高中三年期间，母亲再没玩过一次纸牌。常言说“少年不懂爱，懂爱不年少”，但年少时我就常常思考，母亲为我付出这么多，我何以回报母亲的爱。

我考入军校那年，电视上主流播放的是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《凯旋在子夜》等战争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，母亲很喜欢看。我入学第一年寒假，回家过春节时母亲很担心地对我说：“自从你上了军校，我再也不敢看打仗的电影电视剧了。”母亲很认真，我很愕然，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什么是“千里之外的担忧”。

我在石家庄成家后，母亲说她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到我的小家看一看。母亲从没有出过远门，什么时候动身难下决心。我儿子出生后，母亲认为时机已到，说服

我两个表妹和两个外甥女，便五人就伴儿坐汽车倒火车来到石家庄。母亲认真仔细观察了一周时间，说要回去，我再三挽留也说服不了母亲。临走那天晚上，母亲说：“我这次来，看到儿媳贤惠善良，很关心你，孙子聪明可爱有人照料，我回去就放心了。”这之后25年来，无论我怎么劝说，母亲再没来过石家庄。我却苦于不能尽孝遗憾和愧疚了25年。

一件件往事，串起对母亲的点点记忆。母爱是什么，就是为了儿女放弃喜好的那些决绝的决定，就是清晨那一缕升起的炊烟，就是儿行千里的那份担忧，就是时刻萦绕着心头的那份牵挂……都说母爱伟大，其实伟大的背后是一件件感人的故事。都说母爱无声，其实无声的背后是温暖儿女一生的力量。

母亲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期盼这份爱永远长在。



银杏叶是令人惊艳而有诗意的。

清代纳兰性德曾有一首短诗加以描述：斜斜的细雨滋润着矮墙边的银杏树，书架上的玉兰花也散发出清新芳香。他说：“况有短墙银杏雨，更兼高阁玉兰风。画眉闲了画芙蓉。”

立冬前后，是银杏树最好看的时节。满树的银杏叶仿佛具有了无穷的魅力，叶片由绿变黄，那是纯净的黄，透彻的黄，惊艳的黄。那满树的金黄，配上红色的大殿，低矮的庭院，都美得如油画一般。片片银杏叶随着风悄然落下，或热烈或诗意，给我们送上一份初冬的温暖。

银杏树，因生长缓慢，寿命极长，又名“公孙树”。意思是爷爷种下的树，孙子才能摘到果实。我极喜欢种在红色大殿外的银杏树。深红色的建筑，精美的金色镶嵌，配上这种长寿树，更显得古韵悠悠。天如大海的颜色，在蓝天下，最张扬色彩的就是银杏，它把自己的一片金黄写在天空里，似乎是写下了一句句诗行。

我也喜欢看水边不远处的银杏林。隔着湖水望过去，湖的那一侧仿佛被金黄点燃，而那颜色也不是静止的，它浸润在水里，浸润在天空中，到处弥漫着一种金黄。水波里荡漾的是金色，波光粼粼里，似乎写满了赞美银杏的诗行。

立冬时节的银杏林，是诗一般的存在。你的周身一片金黄，仿佛天地间，只有金黄的色泽。一片小扇子般的银杏叶，划着优美的曲线，落到了我的身旁，我小心地捡起来，似乎这片叶子中，也写满了生命的密码。光影斑驳，更显得丰富多彩。此时，这株银杏树就像站在舞台的中央，在光影的明暗交错中，呈现一种魅惑的美感。似乎默默地告诉我们：生命就需要如此诗意地表达！

每到这个季节，我都会采摘一些金色的叶片。那些刚刚飘落的银杏叶，

令人惊艳的银杏叶

王南海

在山里小路上，形成了厚厚的一层。你踩上去“咯吱、咯吱”地响着，而这些金色的叶片，顺着小路蜿蜒，路也是金色的。此时你就会有些恍惚，这是童话中的金色小路吗？

银杏树的叶子像什么？它多像是一把金色的蒲扇，可以在手中，轻轻地扇动。如果倒着看，多像姑娘漂亮的金色裙摆，一位婀娜多姿的姑娘，正倾心于这样的金色长裙。如果你把两片落叶放在一起，又像是一只翩然起舞的蝴蝶。在初冬的风里，等待飞翔。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用美的心境去看花，看世界，世界也如花般美丽。

最美的就是银杏叶飘飞时。银杏叶似乎也很淘气，树上的叶子，偏偏不落，摇动着金色的扇子，“唰唰”作响。而地上的银杏叶借着风力，却快快乐地飞向空中，引得孩子们追着，可爱的小伙伴们还会故意地把落下来的银杏叶扬起来，一边拍着手，一边叫：“黄蝴蝶飞起来啦，黄蝴蝶飞起来啦。”而你远远地看，天地间真的像是翻飞着无数的黄蝴蝶……

银杏是快乐而富有诗意的，它似乎也在告诉我们：无论何时，只要充满生命，都要快乐向前，诗意满满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局）

松

董献光 作
（作者单位：安平县公安局）

□ 郑世民

又到了收白菜的季节，看着菜园里的白菜，让我想起倪谦的一首诗“秋末园蔬已着霜，青青偏爱晚菘香。沙锅烂煮和根咬，谁识淡中滋味长。”在他的笔下，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大白菜也描写得意味深长。

“小雪”正是收获大白菜的季节。俗话说“立冬萝卜小雪菜，小雪不拔大雪盖”，这时经过霜打后的白菜，味道更温润甘甜。那味道，伴随着风霜雪雨、年复一年的浸渍沉淀，已深深地烙印在祖辈们人们的味蕾里，留在我的记忆深处，凝结成了难以割舍的不解情结，悠悠往事，仿佛就在眼前。

栽种白菜的时间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——二伏天。“头伏萝卜二伏菜”嘛！小时候，每年一进入小雪节令，生产队就开始突击收获白菜，年复一年，年年如此，按人头分给各家各户。家家户户把菜地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老菜叶也不舍得丢在地里，捡回去喂鸡呀、鸭呀、猪呀等家禽牲畜。

农户把拉回去的大白菜进行分拣，裹心少的切开，挂在树枝上或抻直的绳子上，晒成干白菜，来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吃；把瓷实的裹心白菜晾晒几天，退出表层的湿气后开始储存。那时存储大白菜也是农户家中一大工程，白菜怕热更怕冻，有地窖的人家就把白菜存放在地窖里，没地窖的就在院子的一角挖一个深浅与白菜高矮相同的坑，把白菜头朝下根朝上，一个挨着一个，整整齐齐排列好，在白菜上面撒上一层蓬松的碎土，再稀疏适当地插上一些玉米秸起透气的作用。盖土层要薄厚适当均匀，厚了容易把菜捂烂，薄了就会把菜冻坏。随着寒冷的加剧，特别进入数九隆冬，寒潮袭来时，用熟土将白菜盖严实，再在熟土上面盖上柴草，精心保护好一冬天的菜源。那时一家人一冬吃菜除了萝卜、白菜几乎别无选择，可以说大白菜是老百姓冬天的当家菜。

曾记得上高中之前，年年冬天几乎每天中午都是熬白菜吃，锅边再贴上一圈玉米面掺上红薯面的饼子，这就是一顿不错的午饭。

如果听见街上传来敲梆子的声音，换点豆腐，来个白菜炖豆腐再加点芫荽，那真算是一顿大餐了。

家里储藏的白菜不只是用自己家里吃，到数九寒天特别是春节前，我父亲就会拉上一小拉车白菜，披星戴月赶到集市上卖。十几公里的路，就这么拉着车，冻得手上裂开很多又深又长的血口子，父亲却从不说疼。

再后来，家家户户都有了自己的自留地，开始自己种菜，菜的品种便多了起来。但进入冬天后，农户还是以白菜为主。每到种白菜的季节，各家各户都会及

早地把自留地上春夏播种的瓜果蔬菜清理掉，撒上有机肥深翻平整好，不误白菜栽种。白菜管理也是一项技术活，刚开始，别说种菜，就是连农活我也很少参加，后来跟着父亲慢慢地学会种菜，才知道白菜是在辛苦汗水的浸泡中长大的。绿油油的叶片逐渐地把垄沟盖住，经过间苗、锄耪，最后留下长势旺盛的定苗。白菜是吃水大的菜，必须三天两头浇，除了机井浇水外，干旱时还要拉水浇。到了霜降，搁白菜是种植白菜最后一道重要工序，那时恰好红薯蔓已被霜打变软，搁白菜既顺溜又实用，家家户户会到红薯地里搜上些红薯蔓搁白菜。搁白菜虽不费力，但弯着腰时间长了腰会酸疼，不过，这一工序会让大白菜裹心实、产量高、品质好。

如今，农户冬储大白菜也不像过去那样费时费力，屋里或地窖里存放百十来棵，配合着超市里的青菜，一冬全家人的菜足矣。多余的白菜卖给城里人，城里人也会开着小轿车，来到地头或到农户家中挑选几袋优质白菜。

冬日里，糖醋白菜、醋熘白菜、酸辣白菜、豆腐白菜炖粉条和白菜猪肉水饺等等，这些以白菜为主打的家常饭菜，让人回味无穷，胜过大鱼大肉。
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鹿泉区公安局）

初冬

□ 郑永涛

炕上，这厚厚的干草足以抵御冬夜的冰凉。

初冬的夜晚是冰凉的。空气冰凉得像冷水，凉了鼻尖，凉了耳朵，凉了小手。抬眼仰望，夜空格外干净，星星格外明亮。有月光的夜晚，我们这些耐不住寂寞的孩子便会跑到村子里玩捉迷藏，常常就爬到了树上或钻进了麦秸垛里。忙了一春一夏又一秋的大人们，则会在清闲的冬夜里串门打发时间。小小的油灯下，他们或聊家长里短，或说古论今。一群人围着一个热烘烘的火堆烤火，一边聊天，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。于是，大家告别残存的炭火，踩着星光回到各自的家中，然后进入冬夜的深深睡眠之中……

如果落了雪，就更有意思了。初冬的雪一般不大，通常是小雪，甚至只是薄薄的一层雪末儿，盖不住大地的全部。

在北风的伴随下，初雪的雪末儿斜斜地洒落在树叶上、房顶上和地上，会有细细的簌簌声。放眼看田野望去，田野里一块块黑白相间，有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。在田野里，在这水墨画的远处，人们正伴着初雪抢收成熟的白菜。一辆辆马车来回奔走在落了雪的路上，轧出一道道车辙。拉车的骡马晃响脖子上的铜铃，风中的铃声清脆而悠扬……

这就是故乡的初冬，儿时的初冬，珍藏在我记忆深处的初冬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邯郸市肥乡区公安局）

（作者单位：邯郸市肥乡区公安局）